

京 剧

海 瑞

黄浦京剧团集体创作  
陈水钟执笔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〔京 剧〕

海

瑞

黄浦京剧团集体创作

陈水钟执笔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## 内 容 提 要

明朝嘉靖年間，海瑞初為淳安縣令，因久旱不雨，百姓們生計維艱，海瑞乃開倉放糧，以工代賑。適有欽差張志伯，巡按各地，大肆騷擾。到了淳安縣，海瑞為了體恤民間疾苦，不予供應，並責責前來勒索的旗牌官，張志伯惱羞成怒，懷恨在心，乃假借“以工代賑、擅動國庫”的罪名，欲殺海瑞。海瑞看到欽差牛頭鷹，猛然省悟，歷數張志伯的三項大罪。志伯死地自容，只得抱頭鼠竄而去。劇本歌頌了海瑞勤政愛民和敢於和惡勢力鬥爭的精神。

〔京 劇〕

## 海 瑞

集體創作者 黃 浦 京 劇 團  
執筆 者 陳 水 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漢平路155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號

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 1/8 字數：23,000

1959年8月第1版

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-6,000 冊

統一書號：10078·0958

定價：(八) 0.11元

## 前 記

这个剧本是我团为参加本市一九五九年戏剧会演而编写的。在编写之前，我們翻閱了有关海瑞的一些历史材料，并参考小說《大紅袍》，深为海瑞的剛正不阿、敢于和权貴作斗争的精神所感动。因此，选择了《大紅袍》中第十七至十九回海瑞在淳安县任內背糶恤农、反抗欽差这一段故事，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丰富和概括，从而并突出海瑞剛正不阿的形象来。

这个戏的創作，是在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区委宣傳部和黄浦区文化局的领导下进行的。参加这个剧本集体創作的，除了执笔陈水鑑、导演周正邦之外，尚有魏朔峰、何正奎、張君屏、孙鵬志、閻世喜、崔正龙及区文化局饒承志、王近一等同志。在编写过程中，編、导、演三者相互尊重，相互虚心听取別人的意見，發揮了高度的协作精神。我們从《海瑞》的编写中，深深体会到戏曲作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，充分发挥群众智慧，才有可能取得更大更好的成績。

現在出版这个本子，虽經同志們帮助，作了多次修改，但由于我們水平有限，恐仍存在不少缺点。我們殷切希望讀者和观众給予批評指教，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。

黄浦京剧团 1959年5月28日



人 物

海 瑞  
師 各  
海 雄  
海 安  
老 农  
农 妇  
民 女  
漁 父

少年甲、乙

差 役(四人)

背 繯(六人)

警 家

水 手(二人)

旗 手(二人)

校 尉(四人)

鑿 駕(四人)

使 女(四人)

楊秋蟬

湯星槎

胡 英

張志伯

壽昌县 建德县

## 第一場

(幕內合唱)

夏去秋來無雨降，  
開河引水正農忙。  
海公愛民恩德廣，  
開倉放糧救災荒。  
但愿得今年秋收旺，  
百姓們豐衣足食樂安康。

(幕啟：師爺持公文由上場門上，海雄，拿放糧牌由下場門上，相遇，分下。

(海安、老農、農婦、民女、漁父、少年甲、乙分上。

海安：乡亲们們！(招手，向內指)隨我去領糧呀！

(老農、農婦、民女、漁父、少年甲、乙各自喜悅點首，依次隨下。

(師爺持公文急上，海雄隨上。師爺左顧右盼，作尋人狀。

師爺：海安，海雄，太爺哪里去了？

海安：師爺，太爺下鄉查旱，尚未回來，你有什么事呀？

師爺：嚴州府有緊急公文到來，聞得欽差大人快到淳安縣，太爺不在縣衙，這可怎麼辦哪？(焦急)

海雄：等太爺回來稟報就是，何必這樣大驚小怪！

師爺：噯！你年輕不懂事，我告訴你，除了当今皇上，就是欽差。迎接欽差是一件大事呀！

海雄：什么？迎接欽差是大事，那我們太爺下鄉查旱，放糧

賑灾,也不是小事啊!

师 爷: (难以回答)你……你……(争执)

海 安: (劝解)好了,好了!(内喝道鑼声)太爷回来了!

(师爷、海雄、海安出迎。“慢紐絲”、四差役、海瑞上。)

海 瑞: (唱“二黄搖板”)

淳安县久无雨田地干旱,

眼見得百姓們受尽熬煎。

我海瑞为县令理当照管,

师 爷: 东翁!

海 安: 太爷!(迎进)

海 瑞: (接唱)問一声放粮事可办周全?

海 安: 按照太爷的吩咐,发放完啦。

师 爷: (急欲递呈公文)东翁! ……

(“五鐺”,老农、农妇、民女、漁父、少年甲、乙上。)

众 : 小民等叩見太爷!

海 瑞: (手接公文,轉向老农民等)众位父老,粮米可曾領好?

老 农: 海公开仓放粮,以工代賑,我等叩謝太爷救命之恩!

(跪)

海 瑞: 众位父老請起。国以民为重,民以食为天,此乃本县分內之事。你等領粮之后,开河引水去吧。

众 : 多謝太爷。(“冲头”,依次下)

师 爷: 此是严州府紧急公文,东翁請看。

海 瑞: 啊! 轉至書房。(“冲头”,轉場,进門)退下!

(四差役、海安、海雄分下。)

海 瑞: (看文,念)“严州府札知淳安县,今有欽差張志伯过境,即日巡察本府所属各县,仰該县征用民伕船只,按例办差,不得違誤,亦不得騷扰百姓”……这?……



好一个不得骚扰百姓！……（“一颯”）

师 爷：东翁，公文之上，可是欽差过境之事？

海 瑞：正是此事！

师 爷：东翁，为欽差而办差，正是难得的一个机会，要是办好了，定有大大的好处。

海 瑞：啊！什么好处？

师 爷：記得三年以前，有一位欽差到淳安县选取秀女，前任知县忙得不亦乐乎，办得是圓圓滿滿。因此，他升任知府去了。东翁，这次办差，若能仿效前任，您可吃肉，我也能喝点湯呀！哈哈！（“歇斯边”）

海 瑞：听你之言，倒象是官場中能干之人，本县倒要領教領教。

师 爷：不敢当！不敢当！可是我在此有二十多年了，历任知县，办差迎送，都是由我細心策划，策划細心喏！

海 瑞：如今欽差張志伯到此巡察，师爷你看，应当如何办差？

师 爷：依我看来，言先布置公館，必須是富丽堂皇；备办筵席，必須是山珍海味；每日中午大宴，早晚小宴。东翁还要率領全县文武官吏、紳士百姓們，各备礼物，头頂香爐，手持鞭炮，迎接在十里长亭。这样一来，欽差对您定会另眼看待的喏！

海 瑞：啊！迎接欽差，要如此費事煩神？

师 爷：这不算費事呀！还得再办貴重礼品恭送欽差的下程哩。

海 瑞：啊！还得再办貴重礼品，这笔花费出自何处？

师 爷：哎呀呀！东翁莫非是初任县令，还不明了地方人情和官場規例嗎？

海瑞：(隱忍)哼！本縣確是初任縣令，不懂得官場規矩啊！  
師爺：(得意)這好辦！東翁雖然花了銀兩，有道是，羊毛出在羊身上——

海瑞：此話怎講？

師爺：東翁所花銀兩，就在百姓身上，加收一筆辦差捐，也就是了。

海瑞：辦差捐！（“一擊”）

師爺：是，百姓出錢消災，您就得升官發財呀！

海瑞：呸！（“紐絲”唱“二黃搖板”）

你身為刑筆吏如此大膽，

說什麼要本縣辦差加捐。

我海瑞比不得前任知縣……

師爺：東翁，我是為了您的前程，一片好心呀！

海瑞：哼！

(接唱)你若是再多言革職聽參！

師爺：哦！……(仍欲進言)

海瑞：還不退下！（小鑼）

師爺：是是。(蹙蹙地，出門)咳！他把好言當惡語，禍到臨頭後悔遲。(下)

海瑞：想那張志伯，在京曾為步軍統領，平日作威作福，魚肉良民。如今身為欵差，即日就到淳安，我是如何供應也？

(唱“二黃原板”)

我海瑞到淳安接任以後，

為黎民生計苦日夜耽憂，

今日里開倉放糧把災荒來救，

以工代賑把水利興修。

但愿那張志伯高抬貴手，

不騷擾不苛求兩無怨尤。(過門，看公文，沉思)

(唱“原板”)

張志伯奉聖旨威權在手，

我若是不供應怎能罷休？

到如今辦差費國庫無有，

何況是地方災荒、百姓艱苦、也供不應求。(行弦)  
欽差過境，例有供應，怎奈百姓生計艱苦，我身為一  
縣之尊，民之父母，豈可妄費民財，空勞民力也！

(“鳳點頭”唱“二黃搖板”)

左思量右輾轉無計可就……(“五更”)

[海安托茶盤上。]

海安：(送架)太令請用茶！

海瑞：啊！海安，你急速前去打听欽差船隻多少，裝備輕  
重，速來回報！

海安：遵命。(“沖頭”，下)

海瑞：(又看文)不得騷擾百姓！

(“鳳點頭”唱“搖板”)

這公文上提醒我另想計謀。

倘若是他到此無中生有，

為百姓我情愿把官來丟！(下)

## 第二場

[百姓六人自上場門背繚上。口呼“咳啲！”“咳啲！”唱  
船歌，做背繚動作。]

眾百姓：(唱“船歌”)

秋來雨水不調和，

江浙地方干旱多。  
車水抗旱忙不了，  
又来背糶把船拖。(过門)  
身背重糶肚中餓，  
船上欵差飲酒乐。  
百姓背糶为什么？  
官府差徭沒奈何！

〔管家在过門中上，鞭笞百姓快走。張志伯在内哈哈大笑。〕

众百姓：他那里笑呵呵！我們是哎哟哟！（緩緩下）

〔張志伯、湯星槎、胡英、楊秋蟬、四使女、二旗手、四校尉、四鑾駕、二水手引上。校尉手执二旗，旗上写着“斬杀貪官污吏，为民除害伸冤”。〕

張志伯：哈哈！（“串鑼”唱“西皮搖板”）  
奉圣命总巡察省府州县，  
地方官見了我胆战心寒。  
有鑾駕和宮娥威风大显，  
好一似圣天子御駕巡边。

胡英：启禀国公爷，来到建德县。

張志伯：将船攏岸。

湯星槎：靠岸。

二水手：靠岸罗！

〔水声，船靠岸，“冲头”。〕

〔寿昌县持金鎖匙，建德县持簿册盘同上，跪。〕

胡英：（至船头看）你們作什么的？

寿昌县：寿昌县。

建德县：建德县。

寿昌县：寿昌县聞得欽差大人過境，特備禮物，連夜趕到此處，恭迎聖差。

胡英：啊！這兒不是壽昌縣所管。

壽昌縣：是是。（暗遞門包）煩勞差官回稟一聲。

胡英：（接包暗笑）候着。啟稟國公爺！今有壽昌縣趕到此處，送上禮物程儀，國公爺請看。

張志伯：呈上來。

〔胡英呈盤由湯星樁轉遞。〕

張志伯：（看）唔！

胡英：國公爺有何吩咐？

張志伯：既然如此，就不用費事了，命他回縣理事去吧！

胡英：是。（轉身）壽昌縣！國公爺知道了，命你回縣理事呀！（耳語）日後你一定高升啊！

壽昌縣：多謝差官。（又送一錠銀給胡英，下）

建德縣：哎！差官，建德縣迎接欽差大人！（遞盤）

胡英：（接盤看，自語）手本，簿冊……貴縣，這是建德縣所管的地方嗎？

建德縣：是。

胡英：你還有什麼要呈送的，就一齊拿來吧！

建德縣：就是這銀錢簿冊，別的了有呀。

胡英：喲！（見無門包）你也候着！嘿，你這縣官兒怎麼當的！（轉身）啟稟國公爺，建德縣也來啦。（遞盤，仍由湯星樁轉）

張志伯：（看）傳來問話。

胡英：是。建德縣，國公爺傳你問話。

建德縣：遵命。（上船）建德縣叩見欽差大人。

張志伯：罷了。

建德县：謝大人。

張志伯：（神色不快）本爵張志伯，今奉圣旨总巡省府州县，清查仓库錢粮，自当仰体圣意，秉公办理。聞得江南地方官吏，尚有貪賊枉法情事，如經查出，决不寬貸！

建德县：是是。欽差大人上与國家辦事，下与黎民分忧，卑职早已知道。

張志伯：唔！本爵的威严，你可知道？

建德县：欽差大人出有告示在外，又有上司关文知照，卑职怎会不知呢！

張志伯：嗯！你知道就好。我来問你，此处官风怎样？民情如何？

建德县：官是清官，民是良民。

張志伯：好一个官是清官！錢粮地丁，可有亏空？

建德县：并无亏空。

張志伯：湯星槎！你将簿册記載念来我听。

湯星槎：是。（持册）前任移交，亏空谷米一千石，白銀两万余两。

張志伯：哪！胆大建德县，你方才言道，錢粮地丁并无亏空，这簿册上記載，亏空竟有如此之多，岂不知王法森严，尚方宝剑的厉害么？

建德县：欽差大人息怒！此乃前任移交，已經稟明上司核銷在案，并非卑职所为。

張志伯：你还敢强辯！（佯怒，对湯星槎使眼色）

湯星槎：貴县，你小小七品县令，还敢与国公爷頂嘴！

建德县：不敢，不敢。

湯星槎：你是作官的人，当然知道官場規矩。常言說得好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識时务者为俊杰。

建德县：哎！只是卑职一介寒儒，两袖清风，实实无力孝敬欽差大人。

湯星槎：放屁！誰要你孝敬！国公爷，他……他不肯招認。

張志伯：貪官污吏，留着何用，請出尙方宝劍，推出斬了！

〔校尉应声。〕

楊秋蟬：且慢！（“叫头”）国公爷呀！看这县令尙屬忠厚之輩，前任亏空，亦非貪賊实据，求国公爷将他饒恕了吧！

張志伯：你与他沾亲带故？

楊秋蟬：非亲非故。不过是小女子見他可怜，动了一片惻隱之心呀！

張志伯：你倒有惻隱之心！嚶嚶，你这秀女，莫非仗着是圣上所賜，才敢来管本爵之事。湯星槎，将她罰跪一旁。

湯星槎：是。（轉向楊秋蟬）不知輕重，一旁多口，跪下！（秋蟬背身，推秋蟬跪，“一击”）

張志伯：来啊，綁了！

〔校尉应声綁建德县。〕

建德县：跟前皆赤子，头上有青天！（“一击”）

湯星槎：（向建德县）你没看，旗帜上写得明明白白，“斩杀貪官污吏，为民除害伸冤”的大字嗎？你还叫什么天？作官不懂官規，叫天也不中用，拉下去砍了！

建德县：冤枉呀！

〔校尉押建德县“急急风”下船，斬訖，又上船。〕

湯星槎：开船。

〔內声：“快背，快走！”接着吵、罵、打、哭叫声混成一片。〕

湯星槎：旗牌官，你去看看，吵什么？

〔管家自下場門急上。〕

管 家：旗牌官，百姓們不肯背釋！

胡 英：打！

管 家：打他也不背。

湯星槎：这伙刁民，冥冥大胆，竟敢違抗上命！

張志伯：傳話下去，与我杀一儆百。

湯星槎：是。旗牌官，誰不背繯，就杀誰。

胡 英：是。管家，把那不肯背繯的杀掉几个。

管 家：噎！（急下）

楊秋蟬：哎呀！国公爷呀！想那背繯百姓，飢餓难当，痛苦难忍，情有可原。求国公爷將他們饒恕了罢！

張志伯：大胆賤婢，你还敢多口！

（內声：“杀！杀！杀！”……接着一片哭喊。）

楊秋蟬：哎呀！（“紧紐絲”唱“西皮搖板”）

一路上蹂躪百姓真悲惨，

全不怕罵名儿遺臭万年。

为奴婢身无力与民伸冤，

拚性命罵一場死也心甘。（“叫头”）

張志伯：我把你这老贼呀！你身为欽差，理当为国效劳，为民除害，不想你一路而来，反而作威作福，胡乱杀人！我虽身为奴婢，不能与民伸冤，也不愿做你这无恶不作、貪官污吏的奴才。（“一击”）

張志伯：大胆！（“紧紐絲”唱“西皮搖板”）

奴才利口真大胆，

辱罵欽差罪滔天。

难道你不怕尙方劍？（“一击”）

楊秋蟬：哼！（“鳳点头”接唱）

我若是怕死也不敢言。

張志伯：哪！胆大的奴才，竟敢胡言乱語，誹謗大臣，来，重重



的打！

湯星槎：（故意攔阻）國公爺，依我的意思……（耳語）也免得回京之後，張揚出去，添些麻煩。不知國公爺意下如何？

張志伯：好倒是好；只因她是聖上所賜，若是回京之後，聖上問起，如何交代？

湯星槎：這有何難，就說她在途中，得了暴病……（耳語）

張志伯：哈哈！好！好！

湯星槎：（轉向秋蟬）楊秋蟬，你過來。

楊秋蟬：有何話講？

湯星槎：多虧我替你講情，國公爺才免掉你這頓板子，從今往後，你再也不要多口啦！（推秋蟬落水）你怎么跳河自盡啦！（轉身）啟稟國公爺，秋蟬不聽我好言相勸，竟投河自盡了！

張志伯：啊！（假意地）快命人下水打撈。

湯星槎：順流水急，來不及了。

張志伯：來不及了？哈哈！（惡意地笑）看前面那座城池……

湯星槎：國公爺，前面就快到淳安縣啦。

張志伯：但不知縣令何人？

湯星槎：縣令名叫海瑞。

張志伯：海瑞。

湯星槎：聞聽人言，此人心直口快，性情古怪，此番到了那里，還要小心留意才好。

張志伯：哎！小小的縣令，何足道哉！他縱有三頭六臂，本爵有尚方寶劍在手，難道還怕他不成！

湯星槎：國公爺，常言道，鋼刀雖快，不斬無罪之人。

張志伯：本爵自有道理。……旗牌听令！